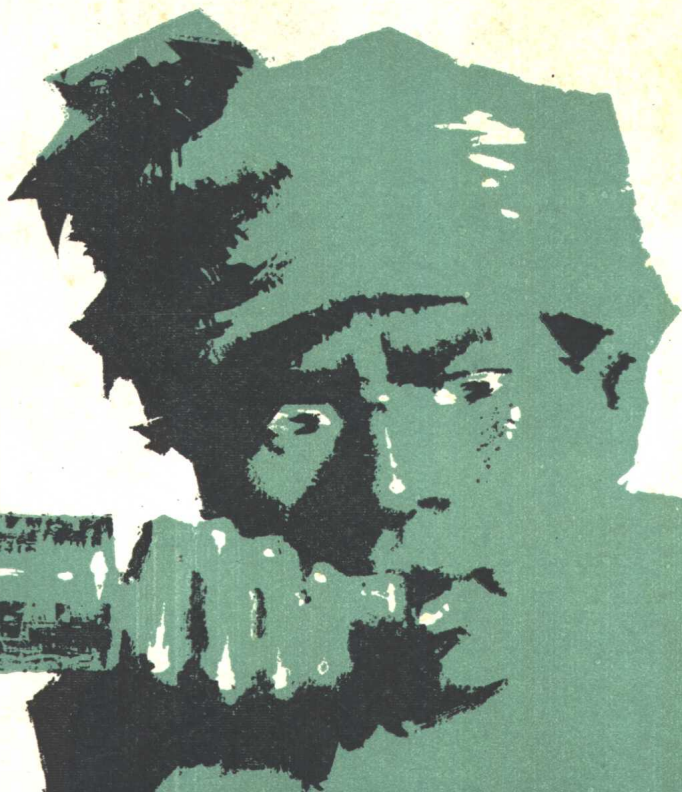




千里追踪

贵州民兵革命故事集



I247.8-119

千里追踪

(贵州民兵革命故事集)

贵州省军区政治部编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1981年1月、贵阳

目 录

老铁匠巧打铁水花	张志侠 (1)
乌江滚滚流不尽	何希文 (15)
杨梅镇上的郭大嫂	李朝虎 (30)
千里追踪	刘家骥 邓应贵 (51)
苗岭春晓	梁正贵 (67)
盐	马 迅 (92)
纤夫怒吼	刘世杰 (103)
细朵	张静枫 廖臻贤 马文标 (124)
两老庚	成文葵 (134)
寂静的山林	张明友 (145)
神秘的洞箫	张宁顺 (164)
征粮	刁福林 (180)
新兵林万初	李建军 (199)
飞雪迎春	光 杰 群 林 (212)
复仇的尖刀	刘忠仁 (225)
信	舒大元 (244)
牵“牛”记	辛 耕 (257)
大山深处	唐大贤 (272)
山歌悠悠	周世雄 (289)

牛角吹响的时候.....	董家齐 张兴建(309)
擒“虎”记.....	石 红(323)
合围线上.....	朱慕文(332)
密林深处的枪声.....	郭辛奎(349)
云开雾散.....	胥忠国(360)
“挺进支队”.....	石金生(376)
黎明的歌声.....	梁鸿辉(387)
战斗前的战斗.....	郑健强(401)
智擒“三山虎”.....	刘 昕(416)
四面山.....	弋良俊(430)

老铁匠巧打铁水花

张 志 侠

“叮当叮当叮”，“叮当叮当叮”……从街尽头一家破烂不堪的铁匠铺里，传出一阵铁器打击声。那声音仿佛是在不停地叨念着：“打点吃点穷”，“打点吃点穷”。敲打声伴着凛冽的寒风，给这条不成其为街的“铁匠街”，增添了萧条和冷落的气氛。

屋内，炉火通红。老铁匠秦刚，正领着十五岁的儿子在敲打着通红的铁块，铁花飞溅；他的老伴在一旁拉风箱。他脸上和胸前的汗水在不停地淌着，而他背上的汗珠，却一冒出来就被屋外吹进来的寒风舔干，留下了一层厚厚的盐霜。

这秦刚是黔雍县城有名的老铁匠，今年六十岁。但做起活路来，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都比不上他。他十岁跟着老爹学打铁，掰起指头算一算，匠龄不多不少，刚好半个世纪。他功底非凡，闻名全县。这样一个名匠，年轻时却连老婆也娶不起一个，四十四岁才讨了个“过婚嫂”做媳妇。家里穷得没有一个好铁瓢，一把好菜刀；住的是矮得差点贴着地皮的破草房；吃的多半是粗糠、豆渣，每月能吃上几餐包谷饭就算打牙祭；穿的更说不上，他的老伴和老伴带来的两个姑娘，破破烂烂的衣服总算有点披在身上，他的儿子和他，则

是一块破麻布遮着个小肚皮。本来嘛，凭着他那一身本事，又不图个穿，马马虎虎也将就餬得住个口，但他秦刚又偏偏爱喝两口酒，于是就东借西借，欠了一屁股两肋巴的账，再加上一个利滚利，就随便他如何拚命也还不清了。这也难怪，一年四季下苦力，晚上不喝两口酒，第二天早上，腰杆子硬得象根铁棍，老伴不泪流满面地给他揉上两顿饭光景，他就下不了床。穷铁匠真是打点吃点。而如今，秦刚家已经两天没粮下锅了……

秦铁匠指挥儿子打完最后一锤，把用铁钳夹着的那件铁器往地上一丢，“当啷”一声，他数了一数，已经打好了二十多把菜刀了。菜刀这个货在年关时候最拿市。秦刚心想，这些货卖出去，该可让他那苦老伴，让姑娘、儿子吃顿白米饭了吧。然后再打它几把菜刀卖，买几斤过年粮，今年这个年关就好过一些了。春节期间，也可以高高兴兴的玩两天龙灯。他铁水花打得最好，年年玩龙灯都少不了他秦铁匠，苦中寻乐，一年就那么一次，也难得呀。他从柱头上摘下一个酒葫芦，摇了一摇，还有小半壶酒，心里一高兴，便一口喝了下去。这空肚酒可不是好惹的，一口下去，秦铁匠觉得眼有些昏花起来……他仿佛觉得他们全家围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过了个团圆年，然后他披上老伴给他做的新棉袄，来到街上，眼前浮现出玩龙灯的热闹场面，他便上去一连打了几板铁水花，引得人们一阵喝彩：好、好、好！

这喝彩声惊醒了他。他睁眼一看，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紫缎袍的人站在他面前，指着地上的菜刀连声叫好。他心里一惊：完了！

来人不是别个，正是城边鹰歌寨恶霸地主武诸龙。原来

大年三十是武诸龙的生日，他要办一百桌酒席，便来到铁匠街，想叫秦刚给他打几把菜刀。走到秦刚铁匠铺一看，哟！明晃晃正摆着一、二十把好刀子，便叫跟着他来的狗腿子，全部捡到背箩里头背起就走。这武诸龙人称“母猪龙”，四十一、二岁年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颇晓得些拳脚，又有一手好枪法，不仅穷苦人惹不起，连县官老爷也怕他三分。这秦刚一气之下，竟上去吊着武诸龙要钱。武诸龙回头骂道：“你到黔雍街上打访打访，老子姓武的买东西，唉？哪天拿过钱！”随着一拳递过去，把老铁匠打了一坐笃。秦铁匠的老婆见老伴挨了打，也不顾一切，跑上去拦住武诸龙：“武大老爷，求你多少给几个钱救救命呀，年年要龙要到你家大门口，年年都有我家老者打铁水花，你多少给几个……”武诸龙不说话，一脚又将秦铁匠的老伴踢倒在地。

秦铁匠虽然腰杆有些毛病，但到底是体力劳动者，身体还算结实，要不然挨了这一拳，不死也得脱层皮。他老伴挨了这一脚，可就爬不起来了。秦铁匠把老伴背回家去，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提了把杀猪刀就要去拚命。老伴躺在床上流眼抹泪地说：“老者，你不看我也得看看儿子、姑娘，有个三长两短，叫我咋个开交？”两个姑娘也在一边哭，小儿子抱着秦铁匠的大腿直喊爹。他手一软，杀猪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也蹲在地上捂着脸大哭起来……

不几天，就在秦铁匠家日子正难熬的时候，黔雍县城解放了。

这天清晨，门外笑声不绝，还有鞭炮、锣鼓响。秦铁匠弄不清到底是啥回事，他走到街上一看，到处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少男少女们腰间系着大红绸子扭秧歌。不少平

时穷得连一根灯草都买不起的穷哥们，一个个披着新棉袄，扛着粮食，笑嘻嘻地往家走。秦铁匠走上前去拉住一个问道：“老弟，这……”这人拍了拍他的肩头说：“秦铁匠，世道变了，解放了，哈哈哈哈哈！”

秦铁匠一边叨念着“解放了”、“解放了”，一边东张西望朝前走，不想一下子撞到一个人身上。他定睛一看，这人穿着一身军装，虽只有二十来岁，却很有气派。他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赔礼：“对不起，长——官。”谁知这个人却十分和气：“老大爷，不要叫长官，叫同志。”秦铁匠嘴巴张了几下没开腔，两手也只顾抖。“老大爷，家里没有粮食吃了吧？”噫！这才怪哩，怎么家里没有粮食他也晓得？秦铁匠抬头看看这个人，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分明正对着他笑，他心里踏实了许多。“走，跟我来吧。”秦铁匠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了。

他们走进一座大院，里面有不少人在那里领粮食。这同志拖过一袋粮食，说道：“老大爷，我给你送回去。”

秦铁匠十分感动，连忙说：“不不，我扛得动。同志，你们是？”

这同志指指帽子上的红星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劳苦人民自己的军队。”

秦铁匠好象是恍然大悟，激动起来：“你们就是共产党的部队吧？”

“是的，老大爷。”

“穷苦人可把你们盼来了！”

“老大爷，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

“啊，真的解放了，解放了！”秦铁匠那满是血丝的眼里突然流出两滴清亮的泪珠，挂在那花白的胡子上。

秦铁匠扛着粮食回到家，老伴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他哪来的神通，一下子搞到这么多粮食。等他把事情经过向老伴说明，那老伴早已感动得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一家人正高兴得不可开交，有个人推门进来，又是送粮食给他们的那个同志，他把手里拿着的两件新棉衣递给秦铁匠，说道：“老大爷，天冷，你们穿上吧。”

老伴顿时呆在那里。秦铁匠一步走上前去，拉着这位同志的手说：“请问你尊姓大名，我秦铁匠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情。”

听秦铁匠这么一说，这青年同志倒有些害羞了，忙答道：“老大爷，我叫李为民，从小失去父母。我原来没有名字，这名字，还是参军后我们张连长给我取的。老大爷，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秦铁匠点了点头。李为民接着说：“老大爷，现在翻身了，好好过日子吧。”

李为民走后，秦铁匠叫老伴做了白米饭，吃饱了肚子，一气打出十几把菜刀，叫小儿子背起去送给解放军。他想，他们那样多人吃饭，没得几把好菜刀咋个“哈得转”？他找到李为民，要解放军收下他这心意。部队正缺菜刀用，李为民同志将他的菜刀全部收下，同时又塞给他一沓人民币，秦铁匠硬是不肯收。李为民给他讲了一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老大爷，你要是不收，张连长知道了，我可要挨批评呀！”秦铁匠只好将钱收了，他一高兴，上街打了两斤老酒，喝了个一醉方休，老伴流眼抹泪地守了他大半夜才见他醒过来。从此，秦铁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天乐呵呵的，六十岁如同只有十六岁，决心把好日子从头过一遍。

一天夜里，城里突然枪声大作。秦铁匠的老伴和娃儿们吓得缩做一团。秦铁匠一口吹熄了灯，提了把杀猪刀躲在门背后。不一会，又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铁匠街往鹰歌寨方向跑去。紧跟着，后边有人追过来，向逃跑的人放着枪。这一夜，全城的人都没有睡着觉。

第二天，秦铁匠到街上一问，才晓得昨晚上土匪打进城来，土匪头子就是鹰歌寨恶霸地主武诸龙。自从解放军来了以后，他就拉起一帮人上山当了土匪。并且得知，有个解放军同志为了保护群众英勇牺牲了。秦铁匠急忙跑到县政府，一看，牺牲的同志竟是年纪轻轻的李为民。他忍不住扑到李为民同志遗体上大哭，并当场发誓，不亲手给李为民同志报仇，他老铁匠从此不姓秦。县里当天就成立了护城民兵队，他跑去找他敬慕已久的张连长，第一个要求参加。张连长说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他不管，反正脾气生犟了，你让参加也得参加，不让参加也得参加，结果只好让他参加了。

你看，秦铁匠身背大马刀，腰别杀猪刀，站在民兵队中，好不威武！

护城民兵队成立之后，城里安静多了。大年三十，全城人民舒舒服服过了个团圆年。秦铁匠今晚却只喝两杯酒就不喝了。他匆匆忙忙啃了两只鸡把腿，扒了碗饭，把新棉袄一披，带上他那一长一短两件武器就出了门。老伴晓得他是要去站岗放哨，也不劝他多喝，只把那酒葫芦朝他怀里一塞：“老者，揣着，冷的时候喝口把驱寒气。”

这天晚上，山上那些土匪的日子就不好过罗，三个缩做一团，五个缩做一堆，肚皮饿得咕咕叫。有个土匪捉得一只山耗子，竟放在火里烧来吃，烧了个臭气熏天。正遇着武诸

龙心烦，他上去一脚把那耗子踢出去老远，几耳光把那个土匪打得气都不敢出。其他的土匪有的幸灾乐祸，有的虽有一肚子怨气却也不敢说话。武诸龙摸出怀表看了看，开始给这帮乌合之众打气：“弟兄们，大家不要软气，眼下倒是苦一点，但将来有朝一日，大家都是有功之臣。唉，今天晚上，让他们那些穷鬼，吃得酩酊大醉。明天大年初一，天麻麻亮，趁共军大部队不在，唉，我们就杀下山去。弟兄们，唉，天年初一，我要让大家吃肉、喝酒、包汤圆。”武诸龙这一番鼓气，不能说没有作用。你看，那些为一张叶子烟都可以黑起心杀人的饿鬼们，一个个都爬起来，瞪着眼睛望着武诸龙，眼巴巴等着天亮。

到第二天一早，天麻麻亮，土匪们开始行动了。一出山，就被民兵发现了。张连长带了一个连和护城民兵队埋伏在鹰歌寨通往县城的一条深箐里。秦铁匠握着马刀趴在一个战士身边。说句老实话，要不是这个战士硬喊他趴下，他真舍不得趴下，生怕搞脏了那件新棉袄。

土匪们一进入包围圈，张连长一声令下：“打！”顿时，机枪、步枪、火药枪，一齐怒吼起来，直打得那些土匪喊爹叫娘，鬼哭狼嚎。

秦铁匠见别个打得展劲，他提着把杀猪刀干着急，捡起块石头砸下去，隔人家老远，吓人都吓不倒。他心一急，扯过旁边那个战士的枪，对着山下开了一枪，虽然不晓得那颗子弹跑到哪个岩旮旯去了，却也舒舒服服出了口闷气。突然，他发现武诸龙东打西跳，眼看要逃出包围圈，心头一急，也顾不得喊别个，把马刀一提就追了上去。张连长见了，怕秦铁匠吃亏，忙带了个战士跑上去拉住他，叫他下

去。这老铁匠硬是不下去，口口声声说要亲自为李为民同志报仇。这可差点被武诸龙钻了空子。只见武诸龙抬手一枪，幸好张连长眼明手快，将老铁匠脑壳朝下一按，一颗子弹擦着他头发飞过。老铁匠一急，对张连长发起脾气来：“土匪不去捉来捉我！真怪！”接着把张连长一拐，挣脱出身，拔腿追了上去。张连长和那个战士一边追，一边打枪掩护他。

那武诸龙无还手之力，一边躲，一边跑，被张连长他们的子弹逼上了鹰歌岩。这鹰歌岩是两道悬崖绝壁，如同一墩豆腐切两块，中间相隔有三丈宽。武诸龙跑上岩顶正走投无路，忽然发现那边岩上牵过来一根古藤，他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双手抓住古藤就荡了过去。秦铁匠一急，抽出杀猪刀，隔着十来丈远甩了出去。武诸龙到对面岩上刚站稳，屁股上就挨了一刀，他“哎哟”一声趴在岩上。不过，虽然挨了这一刀，他心里却稳了，因为追他的人已经把他无法，他就趴在地上，转过枪口向张连长他们打起枪来。

这秦铁匠见煮熟了的鸭子飞了，心里很不是个味道，但他还是一个劲朝岩上爬。当他爬到岩顶刚站起来，脚下踩松了一块石头，身子一歪，一筋斗跌在地上。那武诸龙枪法如神，“啪”的一枪打在秦铁匠身上。秦铁匠刚一倒地，忽然闻到一股酒香。他这才想起昨晚上出门时，老伴塞在他怀里的那葫芦酒，扯开棉衣一看，葫芦嘴被子弹打掉了，酒正朝外头淌。他忙把酒葫芦拿出来，喝了两口酒，坐在岩坎下头，对着岩那边就骂起武诸龙来：“‘母猪龙’，你躲得脱初一，躲不脱十五，不出十五，老子不亲自拿你在县城示众，我老铁匠就不姓秦。”那武诸龙挨了一刀，虽说伤势不重，屁股上也划了个大口口，想打秦铁匠，这回秦铁匠又偏偏不站起来，一肚

子的气没得个出处，也趴在那边岩上和秦铁匠对骂。这秦铁匠骂一句，喝一口酒；喝一口酒，又骂一句，那武诸龙哪里不痛他不骂哪里，直把个武诸龙整得胀鼓鼓一肚子的气。秦铁匠一葫芦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只见他一仰脑壳把最后一口喝下去，大喊一声：“‘母猪龙’，炸弹来喽！”武诸龙大吃一惊，只见天上飞来个黑乎乎的东西，躲闪不及，正好落在他脑壳上，同时飘出一股酒气。这时，张连长他们正好赶到，一阵子弹把他打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梭到岩背后溜走了。

大年初一下午，县城里押回来一伙土匪，一个匪徒背着脸红筋胀的老铁匠。有的群众不了解情况，以为秦铁匠“光荣挂花”了，还提了些鸡蛋去慰问，走到秦铁匠家门口，正遇着张连长从屋里出来，一打听，才知道他老人家是在战场上喝醉了酒。

秦铁匠一觉睡到大年初二早上才醒过来，忽然想起昨天的事情不对头，忙跑去找张连长认错。

这张连长也是个毛脾气，如果昨天的事情碰着是个战士，不要说“刮”胡子，眉毛都要给他“刮”得光光的，还要关他几天禁闭。张连长想，这秦铁匠虽说参加了民兵，到底是个老百姓，只好压着火气对他说：“老人家，我是要带兵打仗，还是服侍你喝酒？”

秦铁匠说：“当然是带兵打仗。”

张连长说：“那你回家去把年过完，把酒喝够了再说，民兵队不要酒鬼。”说着就要带搜山队去搜山。

这下可把秦铁匠搞慌了，他急忙拉住张连长，又下保证又发誓，好说歹说，才保留了个“军籍”，在城团转站岗放哨。

张连长带着搜山队，在周围山上从初二搜到十四，不见武诸龙半个影子；秦铁匠在城团转站岗放哨，从初二到十四，连酒瓶子都不看一眼；县城里从初二到十四，天天玩龙灯，热闹非常。秦铁匠每天晚上在城边看着城里飞起来的铁水花，真把个心逗得痒痒的。心想，要不是有站岗任务，我闪几板铁水花给你们看看！

十五这天，秦铁匠吃完晚饭，正要去执行任务，没想到张连长来了。见到张连长，秦铁匠倒害羞害羞的。张连长不谈别的，开口便说道：“老秦，今晚上不去看看耍龙？”

秦铁匠有心去看耍龙灯，又怕连长是逗他玩的。于是说道：“我错误还没有改正呢。”

张连长嘿嘿一笑，说道：“改了改了，这十来天，你老人家也够辛苦的，应该痛痛快快的玩它一下，今晚上大家还等着看你的拿手戏呢！”

秦铁匠见张连长的确是真心叫他去玩，才说：“那今天晚上的站岗任务呢？”

张连长说：“另外换个人去就是了，你放心去玩。”

秦铁匠这才心落了，他搓着手憨笑着说：“好，玩它一回，今晚玩不出个水平，我老铁匠就不姓秦。”

晚上，县政府门前大场坝四边摆了四盘小铁炉，小铁炉旁放着四条小板凳。龙耍了一条街后在这里停了下来。只见秦铁匠在一阵巴掌声中走出人群，到县政府门口那盘小铁炉旁坐下，立即有人送过去一瓶酒。秦铁匠打开瓶塞，一仰脑壳，喝了一大口，然后盖好瓶塞。人群一阵欢呼，耍龙重新开始。

你看，一条金龙上下翻舞，嬉戏着一个大红宝珠，时而

仰首苍穹，时而翔游云海，时而俯冲大地，一串串鞭炮鸣响替它助威，围观的群众赞不绝口。忽然，万朵银花从天而降，金龙更是得意，咬住宝珠，摇头晃脑，媚态百出……

正玩到高兴处，张连长来到秦铁匠身边，悄悄对秦铁匠说，刚才，有人发现武诸龙混进城来，要秦铁匠提高警惕，见机行事。情况紧急，他还要去安排护城队扎紧口子，来个瓮中捉鳖，一举抓获武诸龙。交代清楚之后，他将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民兵留在秦铁匠身边，转身走了。

这边场坝上依然热闹非凡，烟火升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赤膊上阵的小伙子们使尽浑身解数，直把一条龙耍得活了起来，人们看得眼花缭乱。三盘小铁炉先后打出三板铁水花，这第四板轮到秦铁匠了。只见他左手抓起一块破布，在地上沾了点细煤灰，一歪小炉，倒上一大滴红得亮眼的铁水，轻轻一抬手，将这滴铁水抛了起来，再用右手握着的一块硬杂木板将这滴铁水向上打去。顿时，无数银花成一个倒圆锥形飞向空中，再落将下来，把一条金龙罩得干干净净，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紧接着，他又打出去几板。突然，他觉得人群中间有一对冷冰冰的眼睛望着他，他在心里说：“‘母猪龙’果然混进城来了！”

原来武诸龙挨了那一顿打之后，他觉得在这个地方已无法混下去了，决定跑出去。在外逃之前，这个亡命徒决定先混进县城，杀他几个摆起，然后乘着混乱，溜出城去。

他看见秦铁匠后，就把手枪保险机打开，向这边摸了过来。

秦铁匠见武诸龙朝这边移动，忙向那青年民兵使了个眼色。这青年小伙子因为看耍龙入了迷，早已把张连长的嘱咐

忘在脑后，见秦铁匠向他使眼色，他一时不能明白，直狠命地把个风箱拉得呼呼作响，小铁炉火苗子窜起一尺多高。

秦铁匠一时也很紧张，要喊吧，不行，武诸龙这家伙带了武器，万一狗急跳墙，群众吃亏就大了；要去报告吧，也不行，你一走这家伙必然起疑心，说不定会在背后干你一家伙。

武诸龙摸到离秦铁匠四、五步的地方，几次都没有敢掏枪，最后他一咬牙，决定开枪打死秦铁匠。他手刚摸到枪把，对面飞出一板铁水花，人群一闪，形成了一个波浪，把他挤到一边去了。

秦铁匠也正紧张地思索对付办法，刚才那一板铁水花，倒使他心生一计，决定用铁水花对付“母猪龙”。但又一想，周围人太多，怕误伤群众。不过，老将的枪法始终不乱，他看准了铁水花打出的方向不同，周围人群躲闪的方向就不同，这当中有一瞬间可以利用。恰在这时，右边那盘炉打出一板花，秦铁匠立刻倒出一滴铁水，等那边打出的花一散开，秦铁匠这边的人就向左边闪过去，此时秦铁匠的铁水已喂在空中，武诸龙也看准时机要摸枪。说时迟，那时快，秦铁匠这一板铁水从人缝中打了出去，无数火龙向武诸龙扑去，魂都给他烫落了。只听他大喊一声，右手向枪把摸去。此时，秦铁匠已扑到他跟前，举起那打铁水的木板狠狠一板，把他右手打得吊起，那硬杂木板也断做两截。但这家伙毕竟是个老辣的匪徒，他右手摸枪的同时，左手却向正前方打出一拳，这一拳把秦铁匠打出四、五步远，一屁股坐在火炉边。只见他左手又去摸枪。人们惊呼起来。秦铁匠急中生智，抱起那通红的小铁炉狠命砸了过去，这一下，连砸带烧，直把

